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平橋藁卷五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錄監生臣張紹㽦

平橋藳卷五

明 鄭文康 撰

七言律

奉天殿早朝

禁城漏盡九門開喔喔雞人報曉來燭影遥連堂上樂鞭聲三奏殿前雷羣陰伏地天顔喜萬歳呼山御輦回文武滿朝忠與義謾誇賈至有詩才

正統己未會試中副榜辭授教職特蒙俞允

一官辭謝冐嚴威聖主恩深特賜歸鶴髪有縁重聚會鵷班無分得留依九重宫闕瞻天近千里家山見鴈稀非厭廣文氊冷澹恐教塵滿老萊衣

贈道者

曾向仙壇赴遠招手持符籙下雲霄誰人葉縣雙飛舃何處秦樓一段簫鑪冐有丹傳弟子江湖無路覔松喬從君願借降魔劍斬盡花間月下妖

有道者作符篆頗有小驗因言飛昇有術予笑
而不答愚意王喬蕭史等事文勝質史家常態
雖言不與合亦索吾詩詩中曰誰人曰何處曰
無路皆寓恐無是也之意

觀林松谷遺像

晉人書法盛唐詩曾向人家屢見之故老怕談參政事
諸生痛哭授經師華亭城外松連谷丈筆峯前樹掩祠
遺像宛然多歲月仰瞻還動後人思

遺民

縣城南去渺江津煙水滄洲杜若春百畝園田供祭享幾家雞犬聚比鄰功名不入閒邊夢鷗鳥如知物外身不是聖朝徭役簡豈容林下有遺民

甫里留別管金祝韓唐諸君子

甫里繁華照市明況多人物負才名青春詩酒平時社白晝絃歌到處聲唐士昔居元有宅吳王此地舊無城行隨流水登歸棹一路居民識宋清

林東齋居

溪流一曲繞柴門屋後園田有路分莊在輞川成故事客歸盤谷見遺文借書夜讀三更火聽鳥春眠半榻雲堪笑幾人雙健足每於城市報新聞

送鍾司訓之黄岡

才名曾聽振文場共喜除官近故鄉鐵甕漸遙知白下竹樓將近是黄岡沿江煙草隨舟綠夾岸楊花撲面香到日不須騶吏候諸生執贄繞門牆

送李寺丞弟還弋陽

落花飛絮繞都門送客將歸祭水濵行李祗攜三尺劍錦囊賸貯百篇文官橋駿馬銜塵去禁苑流鶯隔樹聞同譜有兄居近侍莫因鄉國久離羣

挽丁行人瓚

袖拂長安馬上塵少年曾醉杏園春官船夜載三更夢使節長隨萬里身天上玉樓應妄說道傍黄土自傷神可憐臺省同年伴遍數升沉少一人

和簡菴沈少卿題畫

書法淋漓滿卷中眼前生意與真同當朝名筆應多在前代遺縑尚未窮翰苑品題文耀日賓筵展玩笑生風古來獨有監門者畫出流民第一工

賀甘別駕弟歸

衢州甘別駕失其庶弟客數年求之不得一旦遇於都市乃知被盜所鬻贖而還之賀以

短章

西風吹冷鶺鴒原失郤孤鷀衆所憐已分塤篪成獨奏誰知華萼又同妍夢回喜得西堂句事往休歌杕杜篇今日掌中珠復得若翁含笑在黄泉

送吳司訓之辰州

吳廷實自永樂庚子應試連七科不合主司之格年近六十始得訓導辰州賦以送之

辛苦平生萬卷書辰陽博士得新除腰錢已跨揚州鶴貰酒先嘗漢水魚門下諸生多館閣眼前同輩久軒車

嗟君莫恨功名晚梁顥才華更有餘

挽季教諭室

簞瓢軒車不再逢萱花香冷繐幃空家居不變江東俗宦寓羞聞鄴下風井臼勞心甘白首鸞凰沉影怨青銅夫君書罷玄堂石腸斷寒山暮雨中

挽袁宗曾母

袁宗曾之母德剛之室年三十一而寡九十三而殁賦以挽之

藳砧客路作長辭孫負紅顔與歲時身保一生心似鐵年登百歲鬢如絲遥山遠水從誰弔苦雨酸風只自知地下若逢先主問已將全節付佳兒

挽平湖沈御史

結廬當墓近黄泉苫塊將除骨已仙合院舊僚傷往事兩京新進哭同年尚書有表名長在僕射無兒事可憐留得幾多章疏藳難兄和涙為重編

挽長洲翁叔昂

鶴髮童顏太古形不資丹石駐頽齡平時道誼心常在浮世風波眼盡經漢室曾頒三老帛廬山不見伍喬星幾人淚灑墳前樹來讀中郎石上銘

過鹽運副使陸公故第

年纔二十宰遐方中歳還官入建章去國共憐雙短鬢到家惟剩一空囊高堂親壽時頻祝北闕君恩老未忘富貴消沉人事改翟公門巷亦凄凉

刺鼠

崇墉夏屋慣穿登此物人間衆所憎相體本無毛骨異養生全仗齒牙能飽餐公廩頻年粟渴飲私房徹夜燈可奈烏圓共眠處任渠無忌恣憑陵

寄同年謝騫御史

纔向瓊林醉綺筵又乘驄馬下南天臺中老吏稱多學路上行人說少年環珮暫離雙闕下封章頻到五雲邊春來行盡江東郡一路停鞭解倒懸

十月十七日

堂上仙翁去不回升階愁見舊屏幃蓼莪未讀眉先蹙霜露初寒淚已揮幾夜音容隨夢散半生菽水與心違若教化得遼東鶴莫待千年及早歸

送廣東方憲使入京

萬里遙瞻尺五天夢魂先到御堦前袖中奏藁皆民瘼擔上行囊只俸錢旌節曉衝梅嶺雨軒車寒帶薊門煙重來莫負南人望要見貪泉變醴泉

同錢戶部登山

使節遙臨曙色開蒼苔白石路崔嵬藤蘿遶澗峯千尺松竹當牕酒一杯鳥識歌闌隨客散鶴知茶熟伴僧來四郊莫道無荒土還有飢寒遍草萊

和王侍郎一寧留别濬縣魏少尹

肺肺垂楊渺渺河平川驛裏暫經過白頭天使鄉情好青眼仙郎舊話多候吏幾人沙上立新詩八句酒邊哦知君共有蒼生念細說民艱奈晚何

諸兒燈下請說書因以示之

家居通德舊儒門南渡衣冠十代孫闕里經書皆實行考亭章句盡真言犂牛曾見生騂犢良馬還期出大宛歲月無情容易過莫教人笑改金根

通德坊自縣治南酒坊橋下西至高平橋是也元州博浦城楊謔玉峯誌內載通德坊在鄭大資府前云大資者以億年為資政殿大學士也宋人稱龍圖閣學士為龍學集英殿修撰為殿撰之類皆從省文稱呼我朝福建

島尾巡檢徐启東居通德坊内景德寺左宣

德初其子上舍建安於圃内掘出斷碑一塊

是吾家故物上有八世祖準刻先世事一段

準乃大資嫡孫疑徐氏所居即吾家舊宅一

隅也

舒笏澳春日見過

燕子東風柳下門澹雲微雨浥輕塵南山路遠移舟過

北斗名高識面新理學忘眠談入夜壽容得酒醉生春

重來不用重相約同是斯文即是親

題陳通判和氣堂

棠棣歌殘小雅詩弟兄聚首話連枝遺言不負先人訓世德真成後肖師春雨池塘芳草緑東風簾幙紫荆垂同心自有同聲處聽取塤篪口畔吹

同朱道人孫紹先周德元過廣慈菴

近水招提也自幽好山只在殿東頭天花香散庭堦雨簷樹凉生枕簟秋野老辭家容入社縣官出郭愛停騶

梅花牕下僧靈澈笑倒貧夫老未休

觀學愚先生遺像 永樂四年進士

銅鞮太守斯文主松谷先生後學師及第文章存舊業過庭詩禮記當時功名到手煙雲薄忠孝存心天地知前輩典型今漸遠仰瞻遺像一嗟咨

次宗能韻

君家兄弟好規模不忝徐卿二子歌為客偏驚秋信早寄書無奈雨聲何城東流水還家近橋北青山入市多

半月小樓詩幾首郢中音調許誰過

贈周傑

萱花凋謝北堂陰霜露頻驚孝子心幾夜夢魂隨雨散四時哀怨逐年深鏡中人去塵生匣窻外烏啼月滿林留得桮棬是遺物難將春酒為重斟

贍王憲使遺像

少從故老問平生共說當時最有名鐵面屢驚朝士膽赤心頻動聖君情十年憲府如山重三品官囊似水清

遺像雖無生氣在舉頭聊當識韓荆

題上洋沈巽南槎軒

一軒瀟灑枕清流彷彿靈槎水上浮春雨隨潮迷浦漵夜燈和月照滄洲鄉人共擬天隨子野史虛傳博望侯張騫乘槎事本傳不載富貴功名元有定莫將詩興托楊舟

題周寺丞雙壽堂

靈椿垂葉晝陰陰下有萱花歲月深堂上兩人雙白髮朝中一子萬黃金風流賀老仙人骨書史曹家女士心

命服駢肩逢壽日南山詩在為重吟

為王同知題夏太卿萬竿煙雨圖

容臺仙老歲寒姿慣寫瀟湘玉萬枝近水煙梢微有影
隔江雨葉遠含滋鳥聲多在黃陵廟草色遥連屈子祠
別駕退公來看畫為君重詠五絕詩

登薛烈婦塚

城南溢瀆舊時居粉閣猶存地一隅狂物自羅三尺法
佳人兼送萬金軀夕陽陵谷煙雲變寒食荆榛雨露濡

使者觀風無暇問土中埋没夜明珠

分得黄旛綽墓送客

天寳年中一老伶孤墳三尺舊題名沉香亭畔曾供奉太液池邊得從行蜀道馬騑塵衮衮梨園人散草盈盈置君夜雨淋鈴曲三疊陽關自有情

分得西花園送客

西園春暖樹參差曾向園中共酒巵對面闗來新葉子隔河呼出好花枝合盤佳會逢時約橄欖餘甘入夢思

他日歸來溫故事還尋石上舊題詩

讀及菴寄詩

及菴在廣中寄至水東詩集一帙其於交游中寄答之什甚多獨於余無二三焉蓋失投桃之義也讀畢附題卷尾

錦心繡口出天資況復青年際盛時塞北嶺南多著作燈前馬上費尋思紀行别有開封槖畢卷當題絶妙辭不是故人踈賤我自緣深厭倡酧詩

讀楊鐵崖集

鐵崖自許謫仙人又説前生小李身史冊鋒鋩明日月
文章光焰射星辰江州總管誇同榜南國諸公識舊臣
只恐遺編千載後存亡不及宋頭巾

甲申元夕夏太卿席上新城張大尹誦燈詞但願
年年慶此宵句余為足之

三十六燈明錦繡畫堂頓覺晚寒消花前鼉鼓三更月
柳外人家幾段簫白髮仙卿春未老銀箏玉女醉多嬌

陰晴風雨從天定但願年年慶此宵

趙松雪家垂雲石太卿得之賦詩次韻

温如荆璞濕如雲松雪齋前舊所聞大地分時元有質南山覓處更無羣雨中謾遺書僮洗竹裏曾教學士欣回首平泉莊上路斷磚殘瓦正紛紛

錢節婦

葉與中與予言航練涇節婦錢氏年廿六而寡今已六十餘瑩然無玷偕往拜之端莊静重雖

老尚然因題其壁

畫船撾鼓渡江沙江上來尋節婦家壽相自於鄰媪異

鐵心頻聽族人誇早年薄命輕如紙末路榮名穩似車

莫怪到門輕下拜要令田野辨龍蛇

訪錢君濟

錢君濟家住大瀼浦頗幽雅詩寫其景

大瀼近在小瀼西此地君家水竹居兩岸垂楊分聚落

一灣流水灌菑畬人沽小店頻驚犬鷺立渾潮不見魚

早治浦傍蕪穢路明年容接長官車

謝歸叔度

歸叔度年九十六前輩中壽之最高者惜予久病累辱記問小詩荅謝薄伸下情

國號新開氣運全生辰正在戊申年蓐中已卜為人瑞海上終看作地仙四子七旬成老大一家五世聚曾玄勞君愛我頻相問三絕慙非是鄭虔

哭同年張節之提學

戊午年中總妙齡京闈秋榜忝同登狀頭卻被殘形誤

策手頻教大老稱提學情懐濃似酒傳家衣鉢薄如氷

移風易俗空賫恨不是無能是未能

其二

正大胸襟古怪姿南都佳士重當時生憎佛老添荆棘

坐笑楊朱泣路岐向客愛談三代禮在家長誦二南詩

腰金已遂平生志尚有餘情自可悲

久病遣懐

受病日久百體瘰職獨一右眼瞭然無恙甲申

初冬亦復變異黑眼上反直視不動醜惡日增

無可救藥坐成短句聊遣悶懷

共言雙眼似先公更許精明有父風三日乍昏微見膜

一睛驟反半無瞳心牽邪色羣神怒人到中年百病攻

正欲靜觀天下事舉頭深恨視夢夢

覽鑑

怕將明鏡照衰頹一照衰頹一惘然尺頸漸長如瘦鶴

半頭盡禿似枯禪道逢遠客疑非我人困沉痾卻是天獨有光明心一點不隨容貌變初年

送徐士恂

崑山徐恍士恂為學官弟子經熟而文奇意其取科第不難也近被御史逐吏太倉衛學古之君子處富貴聲色不為之大處貧賤聲色不為之小隨小隨大此賤丈夫之所為進退榮辱豈我所能保哉余恐士恂怠於學也故作詩慰解

之

脱卻儒冠換吏巾十年辛苦向誰陳暫從新例司刀筆

莫怨前程訴鬼神遇客謾言成朽木讀書還待作祥麟

王嬙本是傾城色愛惜黃金自誤身

郭西田家

郭西十里路非遐百畝腴田兩部車科斗池塘魚似蟻

清明時節樹皆花桑陰社散隣翁醉塲上秋登稚子譁

莫向長安歌此曲幾人憔悴正思家

南戴田家

不為功名戀鎖韁布衣甘老在南陽百年茅屋傳家物一卷農書教子方細柳高牆江上宅野田荒草雨中羊東鄰西舍皆良善卻笑他州有互鄉

沈東軒竹石

聞說君家景趣幽東軒竹石映清流萬竿蒼玉松煤潤一塊玄精墨瀋浮舜世移根從嶰谷禹時充貢自青州虛心盡日當牕立重質何年此地留十載子孫多似簀

三春苔蘚滑如油月中風舞顛鸞尾歲晚霜凝睡虎頭
借看屢招坡老輩拜呼頻見米公儔聲敲環珮星芒夜
骨露瓊瑶鶴夢秋席地醉眠憐翡翠引瓶磨洗厭蝸牛
謾期别墅開三逕誓向平泉占一丘挑筍旋燒供茗椀
東薪爛煑對吟甌明當直造林深處鐫刻新詩記勝遊

平橋藁卷五

平橋藁卷六

明 鄭文康 撰

記

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陰記

熙朝受天景命君臨萬方禮樂休明中外寧謐於兹八十餘年仰維列聖聖德神功之大是亦國有仁賢之衆也正統十四年秋七月顉森造悖天之釁肆犯邊陲守臣羽書以

聞太上皇帝謂承平日久一旦有此大憝恐震驚臣工乃親帥六軍征之八月内豎悮事旋師至土木師陷文武從臣死者若干人工部右侍郎崑山王公永和用節其一也明年庚午皇帝即位改元景泰贈死者爵有差公為工部尚書階資善大夫官其長子汝賢大理寺評士存殁之恩嗚呼盛哉公訃聞時淑人陸氏在京邸頓絶數四憤罵曰恨為婦人不能斬賊萬段以雪恥遂感疾亦卒汝賢奉公衣冠及淑人柩合塟馮竊嘗論之天之眷愛國家奚以知其然必多生忠義之人

於其國蓋忠義者天地之大經也國之強弱治亂存亡
繫焉廣土衆民利國之資也金城湯池衛國之器也民
土之利孰若忠義之為利金湯之衛孰若忠義之為衛
恃此則得恃彼則失此古之王者不以民土空虛為慮
而以忠義空虛為慮不以城池堅深為樂而以忠義堅
深為樂也夫人臣之忠莫大乎死難而尚書盡殉國之
忠婦人之義莫大乎憤惡而淑人盡殉夫之義忠義出
於一時一家之人夫何不能懾伏外寇俾其奔走竄突之

不暇哉雖其闕　之心闕　之行未必不知國多仁賢忠
義固結不可易為搖動也謂其不達乎此何尼瑪哈有
南朝死節者惟李侍郎一人之言而輕宋耶是知天之
眷愛國家多生忠義之人股肱王室則以之扶持綱常
則藉之也嗚呼文康公之里人也嘗聞里之長老言公
之先世履禮蹈道元季時羣雄擾攘吾邑武斷鄉曲者
乘時彌道公之大父允吉父子禎獨能退然隱伏里中
以待天下之清入我國朝向之土豪村霸芟刈殆盡而

王氏之門巍然自如迨後二公皆膺侍郎之贈此天生
尚書固為國家亦積善之攸報也或曰天既報之何又
毒之罹此不幸耶予曰不然一命之士食升斗之祿恒
以許國為心矧尚書公任為國卿當車駕蒙塵之際睨
彼醜類既不能臨其肉而粉其骨奚庸生為哉君子有死
為幸不死為不幸者豈直老死牖下然後為幸哉今朝
廷贈死褒生上以發九原之馨香下以感百世之豪傑
使後之人過神道之下知為有明忠臣義婦之墓凜然毛

髪森豎俯伏致敬不敢褻視謂之幸乎不幸乎文康記其畧而繫以論淑人固古之女士尚書神魂吾知其為厲鬼也夫

李神靈應碑記

沙溪延禧院有祠曰李王祠王湖州長興人生有異相年十八告其民曰吾將適山東膠西無還期矣無疾而逝事在宋景定間民以為神立祠肖厥像祀之凡長興之水旱疾疫必與神禱神受禱必輒應理宗入繼含山

人潘壬潘丙挾濟王謀叛理宗怒將屠其城帝夢白衣者曰臣李姓吳興土神也亂者潘氏兄弟盡屠民何辜帝怪其事而止今之民於長興者皆當時老死牖下者之子孫神之惠莫大焉常熟致道觀亦有神祠至正壬午民大疫相率來庭下取栢葉與井水啖飲之民得不死載於前元甬東顧盟崑陽鄭東所撰致道紀績碑刻如此常熟距長興四百里不知致道延禧祠何始耳沙溪之民曰王文富厥子恭嬰滯疾醫將弗藥文富惶惶走

祠下泣且訴曰文富一編氓天與愚直敢陰謀以壞心術敢陽善以欺鬼神訴或神誣請受殛無所怨望脫可矜卹神能生人之死吾兒命在旦夕何獨不賜其生予駿奔肹蠁之餘若有荅其誠者踰旬恭果獲瘳文富欲示神惠於若子若孫若曾玄雲仍若長興之民之子孫謀文載諸石以永厥傳余因而歎曰神之惠固多在人神未嘗妄施人亦不可幸得也人知神能生人之死不知神能置人於死文富之訴曰敢陰謀以壞心術敢陽善

以欺鬼神有若人焉雖其踈遠尚將眷佑之矧其子乎此神施惠為有道而文富孰謂其幸也茍非其人非禮以干聽淫祀以徼福豈神之志哉余贊述靈貺於其末曰必如文富之言而後可禱禱則無不應也

東溪舊隱記

永樂初福之長樂有隱君子曰李仕蟠先生居東溪之上不求聞達窮日夜之力盡取先世遺書讀之積數十年其心直欲蒐天下所未見者盡讀焉旁求博訪幸有

所遇雖厚直易之弗較先生讀書務行其言非直讀以求知而已故先生古心古行東溪之人皆曰先生非東溪之人東溪之古人也凡書之要語斜行細字書滿四壁隨起隨坐三復玩味恒曰此非古語蓋古人之得吾語也寒燈暑雨立二子於旁教之有問者曰子盍仕乎先生曰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讀書教子將以立仕之基也後先生謝世去二子孟玉叔玉先後舉進士孟玉教授潘王府叔玉主戶部事朝廷以叔玉貴贈

先生如其官噫先生之志成矣叔玉切念東溪者乃舊時隱居之地杖屨雖往遺業具存考流風餘韻與東溪之水浸潤人心愈久愈滋徘徊瞻望寧不繫遐思乎因先生自號東溪乃加所居之名曰東溪舊隱間來請記嗚呼君子之隱非樂爲之也多出於不偶焉耳不出於不偶而樂爲之者豈其知命歟知命而能讀書教子此其處隱而待顯也今叔玉顯先生之隱先生之顯其致於隱哉雖然居東溪之居者顯其隱叔玉已然矣顯其

顯又有望於後人也

東軒記

東軒者太倉沈宗海行樂之所也軒在城南張涇上風帆沙鳥日接於目畦蔬園果四時取給軒遠近之景可樂也誦詩讀書以修已業雅歌投壺以娛賓客軒朝暮之趣可樂也宗海居是軒也豈樂一已之樂哉兄弟綢繆内人諧和奴職耕而婢職織樂一家之樂也州縣廉明四民安業芻糧頗饒胥析沉嚮樂一方之樂也一人

尊而中外靖老者安而少者懷惟正之供不加毫末樂天下之樂也宗海之樂不但一己而又一家也不但一家而又天下也其心無時而不樂也抑不知其亦有時而不樂乎蓋亦有焉軒之庋有遺書取而讀之手澤之氣存弗樂也軒之匱有桮棬焉取而飲之口澤之氣存弗樂也然則宗海有時而樂有時而弗樂雖然子由謫高安創東軒自號東軒長老子瞻因其增過焉寄詩曰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子由復之東軒只

是空虛物何處人家籠解盛今宗海有冠帶之榮無貶謫之禍東軒無事乎籠取時雖或不樂而終未嘗不樂也

薛將仕祠堂記

將仕姓薛氏宋季人吾祖宗舊題其主曰外祖薛三十將仕神主蓋三十疑是行將仕疑是官階或曰宋人多以雙數加諸名字之上以承事朝奉之類為通稱則三十與將仕又似非行與官階將仕善醫産錢氏初得其

術吾鄭氏又從錢氏得之至今崑山村氓與鄭封之人直指吾家為薛醫產家不知久為鄭也將仕之術之神在當時可知自祖宗來傳習其術二百年雖有春秋二祭以報遺澤竊慮姓氏再易精神不能與之流通欲計其遠且大者為之歲癸酉側室潘娠彌厥月余小子拜舞告將仕曰幸男當嗣公已而達然果男愚意將仕在天之神必黙受之因名曰受今已七年矣知覺日生頗能拜跪余欲委領歲事乃立薛氏祠堂易書其主外祖

為始祖沒其姓餘仍祖宗舊書祝板改曰孝曾孫受庶幾將仕自今以始得醉飽焉此祖宗與予小子之志也嗚呼將仕有神寧不使受有成乎脫有成棲神之堂當從禮制而改圖將仕之主雖澤斬服窮毋得遷毀如吾祖宗故事受敬聽之哉堂成謹以為記

晏公靈異記

正統三年秋九月四日余與張和節之夏遂存良南京領薦還渡揚子江舟入中流而風作勢漸猛惡疊浪如

山舟中之人皆失色余三人書生且年少自分必㙮江魚之腹有鄉翁朱彦達者同載乃大聲連呼晏公舟中之人從而皆大呼之頃間覺舟若蓬旋轉者再似覆狀遂定不動起視之在叢葦中四面皆葦環繞望不可盡問舵者亦莫知所至也計故處罔知何在嗚呼誠靈異哉明旦風恬浪平移舟覓人家酤酒酧神衆皆鼓舞笑歌始知有生矣因記嚮年朝廷有事西洋日中貴人經劉家港謁神行宫見其對土木像若君父然有彭指揮

者稍弗謹箠之幾死聞其羣從言神於江海無乎不在呼之則火至火至則無虞余時為贊者且信且疑以今遭值揆之非神威靈昭著何以使人畏敬奉承如此哉前光禄寺署丞崑山李謹有常因南郊得罪謫交阯還談神亦嘗為漕運南謫借宿之夢尤為駭異李又云至今南人歷歷能道文康謹筆所見所聞所遭為記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非神而誰是月望日開封鄭文康謹記

泗橋潘氏姓源記

崑山泗橋潘氏與太倉亭子後殷氏在勝國時皆以貲産稱雄於鄉且有婕方國珍寇海上首刼殷氏男婦皆竄匿草野獨一十八歲處子被執以白刃礪頸上問藏金處處子懼指示之盜發十八甕去寇退殷乃移其家依潘而居適潘之主者祥卿老無子殷為擇一九歲子後之名紹宗今之散居泗橋沈巷者本殷姓也紹宗既壯鄉民推掌萬石者四十年家日益大牛羊倉廩肥腯

充滿家人駕巨艦往來江漢為大商者十數輩時朝廷
選實閭右通縣無與肩者由是紹宗之子日新在遣自
後少者未立而老者繼歿事殊世異家遂凋落矣此潘
之大畧也亭子之殷囙究伊始自遭刼後未幾何時星
散煙滅一支徙居常州城中今不知何在潘氏雖微而
日新之子竒號桂林更守儒業閉門授徒覔饘粥自贍
不知殷氏其先何為而遽爾也國初咸陽教諭殷孝章
亦太倉舊家與弟孝揚博學古行教諭公有文集行於

世今其嗣孫現居北門為儒生桂林翁年已六十餘予甞問之翁之先太倉舊家教諭亦太倉舊家豈教諭與翁同一族歟桂林不能知也桂林四子瑛琇璡瑩瑛之行已百餘指予甞俾其擇一秀敏者復殷姓且囑曰此急務非細故又許翁百歲後重以此事刻諸墓石庶來者有考焉

芸軒八詠記

崑城南下二舍許曰安溪民居稠密鷄犬之聲相聞達

乎數里旦則聚百物為市遠商鉅賈舟車行李亦多出其途而寓其肆視猶山州野縣或不知為墅落焉有隱君子沈廷珪氏讀書善聲詩為其地有文之主構一軒藏六經子史及古今傳記數千卷堦前後植芸以辟蠹扁曰芸軒嘗命八題自勵人初未之知也雲間老儒舒公志學為之首倡好事者羣和之然後軒之名始著八題者曰敬祖先曰睦宗族曰親師友曰訓子孫曰讀詩書曰勤稼穡曰謹言行曰擇交游是也噫修身齊家之

道備矣廷珪年踰五十有園田池沼之樂宜其賞花釣魚嘲風弄月以養驕吝之氣顧乃切切有志於聖賢之學歟必其道得於心而非庸夫小子所能及也嗚呼世遠人亡服窮澤斬追思水木本源者何人耶角弓興刺乾餱致愆懐念一視同仁者何人耶吾知廷珪有戒乎此也聖如仲尼不舍老聃萇弘賢如仲孫蔑亦取樂正裘牧仲與夫中養不中才養不才今又幾人哉吾知廷珪有鑑乎此也詩書者載道之器稼穡者衣食之本言

行乃君子樞機交游繫吾身損益苟不於此而盡心力焉何以成人而造家乎廷珪智足以燭理仁足以克己勇足以任事立此八條為家法不疑不懼謂其無得於心者能之乎曾子傳大學治國平天下不出乎孝弟慈三者廷珪於祖先曰敬於宗族曰睦非孝而何於師友曰親於子孫曰訓非弟與慈而何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惜其甘老閒野而不願仕也

支巷觀音堂記

崑城西大濮上村蔚然者曰支巷民淳而里仁有觀音大士堂故在焉嘉樹蔭其旁清流帶其前左則架木為梁以通適南之路堂肇造無歲月可考然而啓闔灑掃晨香夕燈村著姓錢氏世主焉村氓於歲首率詣大士卜田事之水旱豐歉水云則水旱云則旱悉驗如所卜或卜疾疫訟爭之類其吉凶勝負悉驗如田事噫亦靈異哉故氓於春正月秋八月某日羣會堂下各持香花供養大士歲為常永樂庚子錢之孫曰思敬增創山門

一間越十年思敬往戍營州去廿有五年而後返則大士堂日漸頹敝矣顧瞻徘徊乃命其孫用宜撤而新之用於歲戊寅秋名工度材成厥祖志氓之肯堂者爭來趨事兩月而落成位像於中旛幢掩映過者罔不讚歎作禮而去初用之始事也掘地及尺得石焉隱約有字用乃磨洗捐一本讀之則墓誌也幸未及壙左右請除之用曰不可或曰大士好清淨穢物觸犯恐不利於吾村氓用曰若聞大士好清淨獨不聞大士有慈悲心乎

脫有不利願請自當不與若董事遂以石置故處掩之
今之堂中間稍西偏是也誌總二百九十八字疑而未
定者三疑而定其是者廿有六磨滅不可辨認者廿有
九其叙曰公姓蔡諱密字彦藏吳郡崑山縣人年六十
有四淳熈戊戌疾卒於家用浮屠氏法火化越丁未之
冬以其骨卜瘞於大瀆之原生二男長曰永年次曰化
鵬孫男五人孤化鵬泣血刻石藏諸墓等語用言石面
背四旁皆滑澤似嘗被水衝激淘汰之狀予因記往年

獲見須浦尼僧菴下靖州通守江公淳祐壬寅壙志計一百九十七年又見邵家灣高平郁公政和丙申墓誌計三百二十三年皆無一字剝落此刻計淳熙丁未至今僅得二百七十二年其模糊若是誠有如前所云者有之則壙之在此不在此莫可得而知也予既往觀搨本用復使予記其事圖永其存嗚呼古人以體魄托之墓以氏名爵里托之石以墓與石托之子孫無非欲永其存也今托之墓與石者既已變遷托之子孫又不知

何在矧托之語言文字之微哉始用告夫村氓之來者異時或過改作當知堂基之下有宋人之墓在焉用字尚賓求斯人者請求於斯文

平橋藳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平橋藁卷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錄監生臣張紹昺

平橋藁卷七

明　鄭文康　撰

記

思誠齋記

蘇城對門東去一舍許有沃壤焉曰甫里茂林陰翳平疇環繞清江浸其後室廬數百家煙火相接雖古聚落米粟布帛魚蝦蔬菓之饒過於山川郊縣𨒪無官府輪蹄之轇轕心

目爽豁民不作偽自唐天隨子肥遯其地甫里之名遂聞於天下不求聞達者亦多隱其間其宅一區淪入僧籍今為保聖寺當時曰蓮池尚在騷人墨客過臨其上猶能想像鬬鴨之趣寺之稍南太原祝君以節居之以節力學謹行醉心六經身若不勝衣而於義利之辨毅然不少假貸節同志永道與心融扁其讀書之齋曰思誠屬記於余噫誠者真實無妄之謂思誠者未能真實無妄思之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山川之流峙萬物之化育誠為體也誠既

體物而不遺又何事乎思乎此致曲之功也聖人受命於天而為性存諸心者無非實理見諸身者無非實行其次理之發也未能皆實思之以求其實行之著也未能皆誠思之以求其誠誠者雖有天道人道之殊終亦同歸於誠而已矣此希聖之賢所以庸其力也雖然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以節不思其他而思夫誠可謂知要者歟學能知要則能盡博矣余亦欲誠而未能者願相與勉之

槐軒記

太原王君以平隱居東海上母氏壽考兄弟四人無恙恒念西山日薄職所當愛𩔖弁者集義所當篤乃構一軒於綠槐之下命曰槐軒春酒介壽在是棠棣倡和在是官府賦役之供惟勤畏而無逋緩故終歲得遂其私焉噫亦樂矣予嘗誦潘岳閒居賦曰太夫人在堂有老羸之疾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席長筵列孫子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又讀漢書姜肱

傳載肱彭城廣戚人友愛天至與二弟仲海季江常共
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肱與季江嘗遇盜
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之今以平之母髮固種種幸
而聰明未失有田數百畆歲𫉬粟數百斛可謂有岳之
母而無其母之疾有肱之兄弟而無其兄弟之難天之
厚以平者多矣此槐軒之所作也嗚呼一軒小物也孝
弟大行也以平構軒以事親從兄為事其鄉其里之人
豈無亦欲軒其軒者乎大行盡諸已大效見諸人此德

鄉之必然也君子作室豈苟焉富潤而已哉

萬竹秋聲記

有形之物皆有聲聲者形之所發也聲隨形而為小大遠近小不可大近不可遠故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是已蓋有形斯有聲未有無形而有聲者即有之非妄也亦妖也新淦李君宗伯讀書善吟詠工筆札有聲江湖間家於樂溪之上種竹萬竿西風一來鏗然而玉石交鬨然而金革至宗伯坐而聽俯

而思思而若有不豫色然客有從傍窺之者疑曰聽聲將以悅耳也胡為乎其然哉余聞之噫我有以知之矣夫聲一也君子小人之聽異小人聽聲而溺物君子聽聲而求己蓋以形乎我之目者竹也形乎我之身者耳目也口鼻也君臣父子也夫婦長幼朋友也彼之為形有聲此之為形獨無聲乎人慾莫難制乎耳目人道莫難盡乎臣子耳目何聲耶曰聰曰明耳目之聲也臣子何聲耶曰忠曰孝臣子之聲也是聲也發乎邇而達乎

遠在已不容偽在人不容諛然則我之耳目果聰明乎抑聾瞶乎我為臣子果忠孝乎抑詐逆乎推類而聽愈聽愈懼嘗求在古之人有曰大孝有曰達孝有曰孝友或著聲於一時或流聲於天下後世噫我猶有所未至也夫何而能豫哉苟無其實徒以聲音笑貌取之我恐人之聽之譬猶嘯於梁哭於當道適足為妖妄而已所以聲聞過情君子耻之客曰三時獨無聲乎余曰秋者成物之時猶君子成德之年也舍是弗聽則衰老漸迫

亦將無暇於聽矣客曰聽聲求已彼固為然不知其亦
有惡聽者乎曰有焉牝雞膠膠青蠅營營此皆其所惡
聽者也客退乃歌曰維竹之貞兮維聲之清兮為君子
之儀刑兮再歌曰維他人之有心兮我能探其情兮我
豈敢為佞兮請為宗伯壽

養浩齋記

人物在天地間其盛大流行必待善養而後能若雞豚
狗彘也若杞柳桐梓也由小而大由拱把而合抱何耶

葢養之以雨露匇豢也又若耳目也性情也血脈也使其悅豫而和暢何耶葢養之以聲音采色歌咏舞蹈也人物且爾矧浩然之氣可不養乎是氣何氣也天地之正氣也得於天而具於人以言其體至大至剛以言其用配義與道厥初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君子懼夫舍是無以為志之卒徒也乃有養之之功焉其道何如曰直而已直即集義也猶所謂雨露也匇豢也聲音采色歌咏舞蹈也苟善養之則能塞宇宙貫金石以一身而

參天地以一心而贊化育有不難致者矣古之聖王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其征何征耶氣使之也其怒何怒耶氣發之也所以三代盛時人皆有是氣雖不待養而自無或消之弊故當時比屋可封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迨夫戰國之時人知以氣使氣不知以道養氣有敵國相征者矣有一怒而諸侯懼者矣其征其怒視湯文之征怒何如耶於是有亞聖者出因門人問荅特發養浩之言以曉天下後世使天下後

世皆知有是氣而在所養故忠臣孝子號為大丈夫者自先秦兩漢而下有不勝其紀載焉嗚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詎不信夫長洲唐君服周家於二百畝上題其讀書之齋曰養浩余過之與之論說其旨服周歷舉孟氏得其善養而見諸言行者更僕不置請記於余余不能悉直諵曰為忠臣為孝子我於服周望之

怡梅記

流天下皆水也而惟智者能怡之峙天下皆山也而惟

仁者能怡之植江南皆梅也而惟清者能怡之何耶以其似之焉耳葢智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其怡在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其怡在山清者之人一塵不染有似於梅故其怡在梅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也清河張君廷慎孤潔之士剛勁而有節淡薄而不華家於闔閭城之西厭市聲之混濁也乃築别業於山水之間短牆茅屋環植以梅廷慎於將蓓蕾之時日必探焉南枝北柯足跡殆遍及花

既放廷慎則命蒼頭治行具若衣篋食匱與夫文房雜物莫不畢備若將有行役者抵其所止息樹下立而倚坐而嘯或歌或號徘徊瞻眺心之悦之雖聆天樂玩朋貝嘗八珍沐蘭麝不是過之酸風凍雪視猶春日佳麗往則必留旬日而後返不但信宿而已或曰子之清固似矣得無凝滯於物乎廷慎曰吾豈特似其清哉其所以似於我者亦多矣夫人之與物異者以有天地之性也性於君子盡之庶民去之人而物舉世皆然也物而

人吾安得而不怡乎請借前箸言之其根柢生意不以歲寒而息有似吾之仁山棲夜處日與詩人處士為伍有似吾之義桃李輕薄不訾不笑有似吾之禮影雖瘦必待月而出香雖微必待風而聞有似吾之智商之咼神農之本草調羹而羹成攻疾而疾愈繁植諸子亦似吾之信吾安得而不怡乎然則斯五者於松竹奚擇耶曰是又不能無議焉祖龍何物也招其浪封之辱嵇阮何德也與之沈酣為樂二者梅有之乎春秋責備竊恐

不能或逃也余聞之噫成人在性廷慎既能重以自待而又有慎交之志因其請記遂以記之

龔鈍菴壽藏卷後記

自古衣薪藳梩而麤備然後塟埋之禮起矣有預為身後之謀者所謂衣衾棺槨誌銘祭挽往往多自為之一以悟晝夜不可違一以獲全歸為可樂葢有生必有死未有長生而不死者然死雖所不免君子於立德立功不以有死而自棄誠以塟者藏也塟以藏體魄也功德則

不可藏也古婁鈍菴龔先生蓋有不可藏者存焉先生自幼隱居海濵不求聞達盡讀先大夫兵科公所遺書惟以修德修辭為事今年八十有二乃築壽藏於先隴之在縣庠之旁者為歸休之宫托外孫周雍守之有論先生者曰天忍使斯人獨無後乎予維先生派自遇仙翁遇仙之族散在吾崑者甚蕆則凡同出遇仙者不必出於家庭皆先生之子弟也先生著述之功孝友之德言立而行成使後生小子皆有所矜式則凡私淑先生

者不必躬侍函丈皆先生之門人也百歲而後德行在人心者久而弗忘文章在人口者遠而愈傳追維想像孰忍有毀傷其一薪一木者乎聿觀圖成敬識其末

李氏家乘記

崑山辛居陋家多舊書近得其宋人舊抄一集惜乎首尾脫散頗多中間又被毀裂去者三之一其幸存而未亡者計紙三十有九翻所抄多宋侍御史樂菴李衡彦平祖孫三世祭文挽章予乃以類相從謄錄一册分為

六卷題曰李氏家乘附裝語錄之後獨李洄妻唐氏誌

文不繫舊抄益今年春三月予邀龔鈍菴沈誠學上樂

菴圓明之塚家僮陳行朱福於野水之濵得石刻焉即

此文也石刻雖云與余祖父之兆同一里先兄九進士

之墓為一帶相望皆百步今則茫然莫能尋矣且圓明

里多古塚初余之弔樂菴也纍纍相似莫識某處為是

訪諸村之長老共指一處四旁交蝕之餘僅存東西十

步南北二新塚廹之石版露出甚鉅似非當時有力者

莫能營此因憶先生臨終囑付其子曰汝祖父母安厝皆有棺無槨只以磚砌覆之石版足矣㘴此將信將疑徘徊瞻眺者久之意者先生神靈昭著無乎不在於是北面三奠而回自後上塚亦只在是更不他適矣然欒菴之塚尚莫可得而定況唐氏明文固在曷從而定之耶所得石刻將以明年附埋石版之上而特登載其文於末事殊世異可勝歎哉余既書完仍令學子别録一冊留於墓鄰楊俊家使里中之來者得以考徵李氏文

獻之遺或可因此保存其抔土於永遠也

懷賢錄序

東嶌沈侄伺壯宋龍洲劉先生當壽皇時上書謂中原可一戰而復擯弗用竟以客死於是採其行為小傳一通以補前史之闕復散收其詩詞若干篇將刻梓以傳題曰懷賢錄予取而讀之嗚呼南渡君臣之不振也甚矣葢盈虛消長比天之道亦理勢之常也雖以三代之盛有不能免焉者殷衰於小辛高宗則中興之周衰於

厲王宣王則中興之然則二君果何為而能爾哉余嘗有以考之矣高宗躬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乃使人旁求於天下得傅說於版築之間與之論列天下之事宣王內修外攘若仲山甫尹吉甫南仲諸公布列左右出則征伐入則相理所以光復舊物再造邦家彼南渡諸君包羞忍恥忘不共戴天之讐豕突鼠伏今日議和明日議和曾有高宣一日之志乎於良弼也既無夢賚之徵又無物色之勤幸而挺身有龍洲者出以布衣而任

天下之重雖未敢謂其可以比擬商周人物然其忠義之氣固無以異也當時國柄付之小人使斯人之訏謨遠猷不得少見不亦悲夫雖然天生龍洲不在朝廷而在江湖有如龍洲者或在朝廷又隨用隨罷甚至竄殺無已嗚呼已焉哉是誰為之此天意之於趙氏薄矣豈宜獨歸罪於人事也哉

送陳重器赴任東安序

崑山陳君重器由太學上舍授知東安縣事東安永屬

邑永之為郡地連楚越水合瀟湘其野有香茅之産芬馥可愛又有西山澹巖浯溪之勝地雖在郡郡有之即東安之有也重器能酌酒賦詩又善隷古得其地殊為可樂況其材堪治劇而東安事簡民淳殆將卧治而有餘裕矣雖然願有告焉吾邑自聖朝開國以來計為令者近三十輩其善政遺愛在人心念念而不能忘者僅兩人焉餘則飄風浮塵泯滅無聞久矣兩人者鄱城尚翀子翔襄陽鄭達叔通遠者數十年近者將十年雖兒

童走卒愚夫愚婦至今皆能道其為人一聞縣有厲政
墨行違法即追念曰若芮若鄭在肯若是魚肉狗彘我
乎今安得斯人復來耶嗚呼均為令也一則無聞一則
不能忘何薄於彼而厚於此耶是由公論所繫而非私
恩小惠之可使然也余與重器皆崑民也兩人善政薫
蒸於耳鼓舞於目已非一日咸有為此不為彼之願今
重器年始壯氣正鋭有志竟成斯行也不使東安之民
異時念之如崑民之念芮鄭兩侯吾知民之志肯已乎

其初心肯遂負乎永去郾城遠而襄陽近鄭侯之子若孫不審饑寒飽暖何似重器尚當時一致問以慰崑民之思焉

隨身小寳序

往年備員鄉校時手抄前人所擬葩經題目一冊標經旨於章旨之額附破題於各條之足置諸懷袖旦晚自隨凡可偷閒處所時一展覯以備遺忘雖詩酒謔浪方濃亦間取出當時同游有以近名竊議余者迨後習以

爲常衆口雖曰難調遂亦莫之非也歲戊午忝科名後原卌竟爲同業取去今亦不知何在此特些小餘力若夫逐日功程自有函菴所定記註講題作文背義四大條目在初不專事乎此也病間無事重寫此卌題曰隨身小寶與門人小子共之較之舊抄不無增添遺落大同小異於其間天府閙場執此以往亦一短兵也哉

賀王指揮得子序

崇沙守禦鎮海衛指揮使王侯某年踰五十始獲弄璋

之慶嘉議大夫太常寺卿夏公仲昭與侯善喜而謂余曰侯今萬事足矣文其賀之在昔堯封華華封人祝曰願聖人多男子周宣王中興築室既成讌飲以落之詩人祝曰乃生男子當是時可祝之事多矣何乃切切於生男多男之辭乎誠以君子承之於莫可窮之前開之於不可計之後莫有重於此也故鄒孟氏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殆以是歟古者聖人立法女子必二十而嫁男子必三十而娶各使之惟其時焉而不失者葢欲其

於生育之道稟之也固成之也實而無脆弱之患也考之經衛有七子之母考之傳周有四乳八子之母夫以言其時時則若是其壯也以言其數數則若是其多也一曰七子一曰八子其父其母未聞若其多而厭之者也況在五十之年昔無而今始有者乎若夫庶民之家其事也農工商賈其人也布衣韋帶既無祖宗廕襲半級之爵又無朝廷月給升斗之祿無男固微賤也有男亦微賤也幸而猝添一丁其人亦津津喜見顏面必告

人曰吾箕吾裘吾今將有所托矣為之里鄰者湯藥之奉豚蹄之饋莫不各致其情焉矧在世臣世祿之家而有三品之位者乎余聞侯前人之在先朝汗馬之功隨地而著當時紀載天府者實多然其百年以來享有富貴固本其勲勞所致使無深仁厚德孰能保其久而不衰乎侯將種也其職以武功報朝廷茍能以仁用武將見英物之來袞袞豈有涯哉

平橋藁卷八

明 鄭文康 撰

序

玉山雅集詩序

金臺羅侯永年作宰於崑將十年通政人和百廢具興崑之山去縣治二里先是為樵牧之所日臻於童侯買柏樹之禁無剪採便凡瘞體魄於山之陰者咸安其藏焉衆口一辭

名栢以郎官用寓不忘正統丙寅春侯回自京政餘慮有風雨之患率僚吏躬視之吏部尚書郎夏君仲昭攜酒往焉一時聚會者十有四人中書舍人夏君孟暘禮部主事衛君以嘉刑部主事吳君相虞鹽運司副使陸君孟和延平府同知甘君用汝會稽知縣陳君孟東南海丞屈君季恒臨海丞夏君存賢慈利教諭蔣君奎章山僧文律其一人則文康也野花發而幽香林鳥亂而繁音窮深陟顛雲嵐拂衣掃石以坐引泉以滌謔浪笑傲林谷響應隨寓隨酌酒多盡醉教諭蔣

君首賦近體有百里桑麻同雨露之句葢樂侯之政也依其聲而和之者多寡不齊交唱互荅没日以返翌旦衆將獻之於侯使余序其事嗚呼人之聚會有不可得而易者樂亦有不同者焉有心樂者有身樂者絲竹滿前芳辛列陳蒼頭赤脚顧指氣使身固樂矣其如心有隱憂何是不得謂之樂也今侯以吾民飽暖為樂羣公際遇聖明優游鄉里從侯而樂孰為隱憂者耶况合斯文而一之夫何而不樂哉此雅集之詩所以作也雖然

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唐風蟋蟀尚
當為諸君誦之

致和樞要序

醫仁術也利濟為甚博非若巫與函人然惟君子為能
擇而處之天地陰陽之氣耳目口鼻之欲一失其正皆
能使人疾疾而非藥無以妝和平之功藥之則病者愈
而死者甦矣精其術者利濟一世其心猶謂未能盡我
之仁又著書以垂後若近代河間潔古東垣丹溪諸公

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金陵徐子宇先生有志利濟於人弱冠時即取先世所藏儒醫二家之書盡讀之理日以明學日以贍居善藥以療疾抱奇疾者療之多奇中永樂中先公被召入太醫院與金華趙公友同海虞吳公訥往返先生所余時為兒侍聽其緒言餘論鑿鑿皆實理至今頗能記憶先生亦欲仁及後世倣古君子著書若干卷題曰致和樞要余竊論之立言不易之事而亦不得已之為也要在厭服天下後世使天下後世用

之而無差在古之人或言之而未及或及之而未當非我言之終無以發其久蒙補其未備必有待於我之言不然烏在其為言也然天下若是其大也後世若是其遠也以我之言布之於甚大而且遠茍非至要而至精豈無是非可否於其間哉矧醫之為言生殺所繫不但是非可否而已先生之書隨類立論而繫以方藥確乎其可憑的然而有見知其必傳而無議矣讀者當自得之

送徐推官致仕序

瑞安徐公某由上舍授蘇郡推官始兩考入京即上章致仕其故人尚書何公止而語之曰子何為去之亟乎子亟去則所當留者誰耶以子之才小大内外煩劇簡静無施不可少試於郡已見端緒今天子勵精圖治求任老成人子奚宜去哉近例朝廷用賢必命大臣遴舉所知今之為士者異於古一聞有舉士即求主坐此用多敗事我方注意於子凡遇蘇之仕於朝者即問焉甲

曰仁恕乙亦曰仁恕御史出廵而還者必問焉甲曰仁恕乙復曰仁恕方將推轂以大爾用以茂爾績子奚宜去哉禮七十有引年之義古先聖王念其久勞而逸其老也今子耳目聰明筋力强健漢吏重聽猶以不妨拜跪用留在位子奚宜去哉爾負未可去者三我無取乎爾之亟去也公謝曰某幼充學官弟子蠲徭於家繼領鄉貢食廪於官藉朝廷不以下體而遺葑菲授官爲郎慚負實多此可去者一也詳讞是非負明敏者猶或不

逮其才無絕人明無燭妄能無枉濫於聽斷之下乎此
可去者二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過分妄圖悔吝隨焉
矧今天子明聖宰執皆賢故山有先人之廬薄田足供
賓祭歸而伍田夫野老頌歌太平志願畢矣尚書何公
知其不可留也親為文送之餞於都門之外崑山縣尉
王日昇公之鄉人也以其清風高節遍告縉紳大夫求
言送之余因歎曰蘇郡大邦也推官要職也郡不屬藩
臬無廉訪監臨之臣樂地也官大邦領要職居樂地為

子孫計者咸願老於其位瓜期既及遲留覬覦吾見亦多孰肯以六載之近二毛始别從容亟去猶敝屣者哉予雖以文字為業茍非其人不敢妄與稱述若公之賢叙以送之夫何愧之有哉

送談主簿致仕序

君子幼而學壯而仕老而得以其官告休者有則不可不加之敬焉初士之修於家積勤勞思以為不及古人則弗已視彼帷薄不修簠簋不飭者恒私議而竊誚之

一旦使有爵位越禮愆度尤有甚於彼者或一掟而即
蹶或再轉而遂仆坎坷終身委棄弗錄其能至於告休
者幾何人耶惟其不可以倖致在君子不可不加之以
敬焉長沙談君惟進主崑山簿者十年雖無赫赫之聲
而民自不忍欺之朝廷以天地為心仁愛臣工內外大
小羣執事久於位而筋力弗勝者咸許冠帶優歸而吾
談君在告噫若君者可不加之敬乎君還也內無愧怍
之疚外無縶維之慮桑梓以怡遲暮詩酒以歌太平豈

無因君而感動者乎必有善守其官亦欲有君之日者矣此又流風餘韻之所及也行李在門敘以識别

送郭士紳序

山陰馮翼夫教諭崑山即余曰兩京交游夢寐不相忘者一人焉余從而問曰同年乎曰否同官乎曰否同里乎曰否居是三者而人或秦越否則何不忘若是耶翼夫曰不然同門似乎同年同寓似乎同官同浙似乎同里非同而同吾於郭君士紳不能相忘焉士紳樂成人

文通先生子也永樂初文通與先子同寓南京我與士紳俱齠齔相伍相偶不殊周親者幾十年迨後文通薦入内廷先子亦官近侍我與士紳髮俱燥復同寓北京受業今吏部尚書魏公伯房門下相偶相伍無異前時者又十年宣德中文通予告我亦忝科名教諭儀真始與士紳相遠矣南北垂廿年言無我虞行無我詐心腹相孚若同年也有犯弗校有譖弗行道義相結若同官也有無相通休戚是同始終保卹若同里也曩在儀真

朋簪一盍今將數年無復言笑德之不能忘也忘之不能得也余聞而咨嗟歎息恨未識而與之遊焉今年夏士紳忽日就衰暮走二千里會翼夫於崑傾倒平生踰月士紳戒行李翼夫縶之維之而不可得乃繪圖賦詩用寫戚戚之情欲余有言葢自伐木絶聲谷風興歌朋友之道薄矣友多同年也翻手則對覆手則背心腹恒悖也友多同官也一言則諧一言則猜道義恒乖也友多同里也設險以欺鼓智以愚終始多渝也二君心腹

同乎不必問其同年也道義同結不必問其同官也始終保䘏不必問其同里也離合不同奚庸戚戚為哉俾當世之人皆二君之交同其不同而歸諸同則友道幾幾矣

送沈君序

人負抑鬱不平之氣必發憤濿激烈之言言之者禍患不以為意聽之者雖陽與其壯而私相笑議其瞿咎之有日也夫以時政之弊民心之寃衆非不知其寃其弊

也特以禍患是懼寧弊寧寃而不敢言焉或者不計其他而一言痛弊不足以革弊隱寃不能以伸寃徒以渺然之軀而當不測之風波矣此沈君之重得罪於人而取禍也沈君謀深而智遠氣剛而志大遇有抑鬱不平之事即發於言非言於私也必與人言焉非言於寡也必與衆言焉犯顏色觸忌諱詈不之顧則夫何求不得何欲不遂者寧不欲置之以死地哉今年春沈君以言而得罪至秋始獲釋與若交者惡其敢言也求言以為

將來之規余維危言危行危行言孫孔子垂訓貴適其時沈君何勞苦若是耶屋廬足以蔽風雨田園足以供賓祭酌酒賦詩長養子孫此外奚庸用意哉至若求政之弊究民之寃朝廷明法自有攸歸而今而後沈君宜免夫

送張進士赴京序

雲間多明經士源委脈絡甲乙授受雖遠不失其真自國初以經學進士至今垂八九十載鄉會試主司多錄

其解經之義程式於天下天下之士信松之多賢清河張公濟松之尤賢者其為經生不求於言語文字之末務得乎至當歸一之趣嵗丁夘嘗挾其平時所為文章數千百篇遊京師爰是名隱隱起公卿間果領薦所司後歸江上常熟鳳林顧有終家肥而指衆卑辭厚幣聘主西賔之席俾授羣子弟經公濟告曰摘裂題意發揮萬言衆方以鸞膠續斷為工吾獨不之是巧立異論居之不疑彼直以發蒙指南為辭吾獨不之取葢謂經以

載道道在人弘援經以求道奚事乎摘裂以道而成身奚取乎異論荀曰文章而已矣經何物也哉公濟朝講暮解日課月程型範羣子弟咸有所成就製作時文一以理為主嗚呼公濟其善教哉今年夏復將遊京師徹席而去有終率羣子弟追餞江滸謁余贈言余述其教所以稱君而警人也

送吳竹菴還括蒼序

崑山尹吳侯伯昭迎其父竹菴公至官踰月告歸中書

舍人夏君孟暘湖廣參政沈君孝祥輩留之曰公始至
即去得無近兒女子情不忘鄉土乎公笑曰烏有是哉
吾子昭荷朝廷恩叨掌大縣志願足矣吾嘗病夫作縣
者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翳跡其為自相齟齬
處己以甚尊視民以莫賤剛則吐而柔則茹喜有福而
怒無禍此外猶有耻談而羞道者使部下之人不敢言
而敢怒坐是多敗吾子不學無術深惟茲懼故初入境
即諏曰尹何為野老曰善曰奚善曰愛民如子也入城

又諏曰尹何為市人曰善曰奚善曰理官如家也嗚呼使吾三年不下之懐釋於一日此吾所以不必久留也矧日供調膳恐妨民事食指繁多或損廉節烏乎宜乎余聞而矍然驚拜於牀下噫自屯田郎中辛玄馭歿百千年間未聞有此髙論若竹菴者其有道之士哉使天下作縣者皆伯昭之父為父則循吏必多矣將為天下之民賀矣

伯昭余布衣友能言有局幹文之寓意益藥之

也龔鈍菴嘗以書爲贄條陳三十餘事不納未久惜其卒以敗去文康識

保嬰集序

保嬰集者崑山葛哲明仲所輯也明仲業傳累世於儒醫二家之書無不讀於内外諸科之言無不究竊謂嬰孩之疾語言不通脉理未定猝有所遇無所措手憑仗者惟色與聲耳汶陽錢仲陽漢東王鐘之言固無容議若陳文中喜熱而惡寒喜補而惡解利已不免丹溪朱

氏之辯非若張長沙傷寒方法後世莫之違而可據也爰是采取諸家已試獲效之方分門繫論以藥隨之劑皆平和而孟浪者弗錄集成奏進宣宗皇帝親覽之賜宴奬勞明仲存其副於家請言引首噫醫仁術也天下之術莫有仁於醫者夫父母之於子無所不至不幸而有疾計無所託乃託之醫醫無良方善藥將奚受其託哉得其人則變危為安甦死為生非其人則患有不可言者世系或至於莫續宗祀或至於遂殄矧萬金之

產乎此明仲保嬰集之所由輯也明仲博學明脈而有恒心今為廸功佐郎楚府良醫副云

菘高遺意序

河東呂時處中集錄前輩餞送其大父沁州先生與其尊人建昌公詩文若干首分為十卷題曰菘高遺意余讀之不能無所感焉國初崑山多文學之士率貴重名節佩詩書為文繡嗜禮義猶飲食其於利祿一介弗肯苟且取受於人華亭殷奎孝章范陽盧熙公暨及先生

先後被召孝章得教諭咸陽公暨得同知睢州而先生
丞浦城進守沁州三人者皆古君子不因窮達而有所
變後皆不幸歿於官所咸陽雖掌文教不與民事而二
州一縣之民哭者載路斂與塟家不能辦悉出於彼此
官府焉事載縣誌可考也建昌之行畧附見余所撰朱
都事墓誌中迨今三家之子孫雖無良田華居以享厚
遺而舊時門户不改筆硯未蕪噫天道可憑如此未知
今之仕者其向後子孫又何如也嘗聞致仕教諭睢陽

朱士栗談沁州公在浦城赴召行諸父老各持鈔相贈公厚謝之一無所取至杭已無買舟錢抵家以新穀二斛償之及得沁州之命時天已寒體無綿衣過徐舊時授經弟子共買一毛裘并驢一頭以去今誦其詩讀其文追想其人而俯視乎今安得不發慨歎而寓景仰也哉

梅塢詩序

梅塢者包山老人之别號也老人姓徐氏字某年踰七

衷誠心直道隱然太古之民童年讀詩板卒章即知求致壽考之道其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喟然歎曰夫理出於天天即理也逆理則悖天悖天則獲罪雖未速置以死亦不福汝矣爰是言一言也必度諸天果當耶抑否耶行一行也必揆諸理誠順耶抑逆耶夙夜前後左右若有鬼神監臨者自少而老子姓繁衍壽考而康寧焉嗟夫在人之事不可用智求而力致者非壽而何以有主宰者為之予奪也然在大

舜有必得之文又似可求可致嗚呼德孰有若大舜者乎是知智求不可而可以德求力致不可而可以德致德亦理而已矣天曷負於人哉元翰林學士涿郡盧摯處道座右銘大書一天字其下分註六字云有記性不急性今包山老人壽考康寧豈摯所謂有記性而然歟南州徐君用理葦賦詩與老人壽推予為序如此云

秋夜宿山中分題詩序

景泰丙子秋八月十有五日余偕邑宰蘄陽鄭侯叔通

掌教泰和陳君從善登玉山絶頂酌酒賦詩盡一日之歡及暮鄭侯陳君既去余與三人留山中主僧昌淪茗設素食供侍者進具衾枕幃帳滌除湢浴溷厠奔走事客惟恐容或不樂余飲少被酒輒為所使不自持謔浪笑傲無復禮法入更侍者請就寢余辭未能乃與三人取卧具分題賦詩詩限五言人各五韻久之未有就者衆皆垂頭腕脫令侍者擊節以作其困然後甲乙而成時漏下三鼓矣遂踉蹌而睡翌旦昌請記其事留詩山

中余性最喜山水之樂自賜告歸屢與中書舍人夏公孟賜禮部主事衛公以嘉期一宿山中數年以來顧與時乖今與三人不約而聚豈人事不繫於有意而遂歟使天下之事能遂於有意人將竭智力為之而不顧矣嗚呼歲月易邁人生幾何禮部公已歿世中書老不能行達人智士宜及時相樂也三人者懷柔令尹孫恭武徵士周徳元永懐住山嗣南宗曰余謂誰開封鄭文康也

平橋藁卷八